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清代宫廷艳史

第三部

（民国）许啸天 著

第六十七回

倾心一笑杏花春解围 祝发三年陀罗春守节

却说金宫蟾迷恋玉喜，又苦得没有银钱，只站在戏园门口发怔。心中想不去呢，又舍不得丢下这美人儿；要去呢，又苦得囊中空空。后来发了一个狠，把身上穿的纱大褂子脱下来，到长生库中去典了几吊钱，换穿了一件夏布大褂子，踱到玉喜院子里去。玉喜见了，满面堆笑迎接着。她师傅见了这样一个穷书生，连眼角儿也不去看他。玉喜见房里人看他不起，便替他说道：“他是六王爷家里的师傅，很有势力的。你们倘然怠慢了他，能叫俺们立刻存不住身。”他们听了也害怕。停了一会，摆上酒来，玉喜陪着他在房里，两人密密切切地一边谈着心，一边喝着酒。金宫蟾这时快活得好似登了天一般。吃完了酒，金宫蟾从袖子里抖出几吊钱来，放在桌上，转身便要告辞出去。玉喜一把抓住他的袖子，笑说道：“你真是一个傻子！谁要你的钱来？再者，你既到了俺这里，也由不得你回去了。”说着，便把他捺在椅子上。这原是金宫蟾求之不得的，便乐得嘻开了一张嘴，再也合不班来。他俩人在房中调笑了一阵，便双双入帏，同圆好梦去了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玉喜自己拿出钱来，替他开发了房中婢女和师傅们，整整花了一千两银子。那班下人得了银钱，便千谢万谢。从此以后，院子里的人都拿他当贵客看待。

玉喜每天戏园子里回来，金宫蟾便早已恭候在她房里了。那班王孙公子还睡在鼓里，还在玉喜身上拼命花钱。玉喜拿了他们的钱，暗暗地去贴给金宫蟾。后来玉喜打听得宫蟾家里不曾娶过妻子，便打定主意要嫁给他。拿出历年的体己银子，悄悄地交给宫蟾，在三不管地方买下一所宅子。他俩人天天商量着如何打扮这座屋子，买了许多木器，把个房子铺设得簇新，打算择一个吉日，他们成双成对地搬进新屋去住。宫蟾雇了许多婢仆，先一日在新屋子里住着。第二天便雇了一辆车去接玉喜。宫蟾走进院子去一看，顿觉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。走到玉喜房里去一看，只见脂粉零落，帏帐萧条，有一个老婆婆守着空房。宫蟾急问时，她模模糊糊地说道：“进宫去了。”宫蟾再三问时，也问不出一个细情来，没奈何走到戏园子里去候着，直候到曲终人散，也不见玉喜的影踪。只听得一班看客沸沸扬扬地说：“玉喜昨晚被宫里拿三万两银子买去做妃子去了。”宫蟾听了，心中一气，魂灵顿时出了窍。原来玉喜果然被崔总管访到了，连夜和她老鸨说明了，买进宫去。皇帝看她两朵粉腮儿红得和海棠花似的，便取她一个名字叫“海棠春”。宫蟾在外面打听得千真万真，便悄悄地回到新屋里去，一条带子吊死在床上。那海棠春进得宫去，也因想宫蟾想得厉害，一病不起，抑郁而死。

在四春里面，年纪最小、皮肤最白的要算杏花春。讲到这杏花春，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只因从小死了父母，被叔父卖在一家姓石的大户人家做陪房丫头去。那石家只有一个小姑娘，杏花春便终日陪伴着这位石小姐。石小姐的父亲进京做官去，把家眷带在京里。后来石小姐嫁了一位徐尚书的少爷，杏花春也跟着到徐家去做陪房丫头。那徐少爷也是一位侍郎，见石小姐长得标致，便出奇地宠爱起来，因宠爱而变成了一个俱内的丈

夫。这时杏花春年纪已到十五岁，懂得人事了，长着水灵灵的一对眼珠，苹果似的脸蛋，一张樱桃似的小嘴，嘴边长着两个酒涡儿；笑一笑，对人溜一眼，真要叫人丢了魂灵。她小主人徐侍郎赶着要调戏她，只因夫人的醋劲大，又不敢放胆下手，只得在背地里动手动脚。那丫头也因主母宠爱她，一心想要嫁一个如意郎君，任你主人如何调戏，她总是不肯。后来徐侍郎忍不住了，向夫人跪求这个丫头做姨太太。夫人听了大怒，忙把这丫头藏起来。这时有一位宗室福晋，和徐侍郎夫人最说得投机，硬把这丫头去寄存在宗室家里。那宗室贝勒原是和崔总管通气的，知道那崔总管正在外面物色江南美人，见了这丫头，便赞不绝口，忙去和崔总管说知。崔总管到宗室家里去一看，连声说妙。贝勒福晋立刻去把侍郎夫人请来，说崔总管愿拿出二万银子来买这丫头进宫去。侍郎夫人听了，满口答应：这鱼腥搁在家里，难免被丈夫偷了手；如今送她进宫去，落学得眼前干净。徐侍郎夫妇办了一桌酒，请这丫头上面坐着，夫妻俩双双跪下，对她拜着，求她见了万岁爷替他说些好话。这丫头也点头答应。

一进宫去，取名“杏花春”，受皇帝的宠幸。杏花春也常常在皇帝跟前替徐侍郎说许多好话。后来这徐侍郎果然很快地升了官，不到一年工夫，直放河南布政使。这杏花春生性善笑，笑的时候柔情微露、星眼乜斜。咸丰帝便在盛怒时候见了这杏花春的笑容，也立刻转怒为喜。咸丰帝又爱吃酒，酒醉的时候常常发怒；每到发怒的时候，便有一两个太监或宫女遭殃：轻的吃打，重的被皇帝杀死。到酒醒的时候又十分悔恨，拿出整千整万的银子来抚恤那遭殃的。只有杏花春陪侍皇帝从没吃过亏，每到盛怒时候，只叫杏花春展齿一笑，倒在皇帝怀里，皇帝也立刻把怒容收起，满面堆下笑来，伸手把杏花春搂在怀里，

说道：“这真是朕的如意珠儿呢！”因此别的妃嫔遇到皇帝盛怒时候，便来求着杏花春去替她讨饶，皇帝没有不准的。宫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称她欢喜佛，又称她刘海喜。杏花春看待那班宫女也是十分和顺。

只有一样，是杏花春最坏的脾气：她别的都不爱，只是爱钱财。她房里藏着一个大扑满，有时得了皇上的赏赐，她都拿去藏在扑满里；一任同伴如何哄骗恐吓，她总不肯拿出一个钱。皇上知道她的脾气，格外多赏她些。因此，杏花春的私藏很富。她只怕有别的妃嫔向她借贷，她见了人，便说自己穷得厉害。她在宫中终日想着法子弄钱。她仗着皇帝的宠爱，有时有别的妃嫔求她去皇帝跟前讨饶，她便伸手向那人要钱，一开口便是五百两、一千两，缺分文不可。那人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，没奈何只得如数给她。任你事体如何急迫，银钱尚不如数照付，她总不肯去。那人急了，真正没有钱，也须写一张借票，她才肯去。票子到了期，她便百般索取，少一文不行的。许多妃嫔在背地里怨恨她。牡丹春原是十分奸刁的，她见杏花春太不讲交情，便想出一个法子来捉弄她。知道杏花春是爱赌钱的，便在暗地里和同伴说通了，哄她入局。起初故意给她得些小便宜，杏花春看自己赢了钱，便十分高兴。从此她在日长无事的时候，便四处拉人下局。后来她慢慢地输了，起初小输，她还肯拿出钱来照赔；后来输得大了，一输便是几千，她便不肯拿出钱来，总是推三阻四，约定了偿还日子，到期又抵赖不认。

有一天，咸丰帝一人在园中闲走，从“寻云榭”绕过“贻兰亭”后面，只听得亭前一片莺啭燕咤的声音，接着又是娇声喝打。皇帝悄悄地趑向亭前去，只见亭前草地上一群宫女围着，从人丛里望去，只见两个汉装妃子揪住了在草地上打架。一个瘦小的被一个长大的按在地下，只见她擎着两只小脚儿乱蹬；

那高大的妃子，一幅石榴裙儿浸在草地上一汪水里，正扭结不开的时候。皇帝看了也发笑，忙推开众人，上去亲自扶她们起来；她两人还各自低着脖子揪住云鬓不肯放手。皇帝看时，认识一个是杏花春，一个便是牡丹春。两旁的宫女齐声喊道：“万岁爷来了！还不放手吗？”她两人听得了，才放了手。看她们云鬓蓬松，娇喘嘘嘘，皇帝问：“为什么事？”牡丹春一边喘着气，一边奏说：“杏花春赌输了钱，只是抵赖不还。”皇帝问杏花春：“输了多少钱？”杏花春回奏说：“一共输欠六千多两银子。”皇帝听了，不觉一笑，说道：“朕替你还了罢。不用闹了，快陪朕吃酒去。”牡丹春听了不服气，把粉颈儿一侧，小嘴儿一撇，说道：“显见杏花春是佛爷宠爱的，佛爷替她赔赌帐，一赔便是六千两。俺们是赶不上，怪不得一个子也不见赏下来。”皇帝看牡丹春这种娇嗔模样，不觉哈哈大笑起来，忙说道：“朕赏你，朕赏你。也赏你六千两银子，如何？”其他妃嫔一听说皇帝有赏，便齐声鼓噪起来，你也要赏，我也要赏，皇帝统统答应。每一位妃嫔赏三千两，每一个宫女赏银三百两，顿时一片娇声说：“谢万岁爷赏！”咸丰帝听了很快活，一手搭住杏花春的肩头，一手搭住牡丹春的肩头，后面跟着一群妃嫔宫女，迤迤向云锦墅正屋走来，便在屋中开怀畅饮。当夜牡丹春和杏花春两人同被召幸。

从此以后，杏花春开了例规，凡是自己输了钱，总求皇帝代还赌帐。那班妃嫔见有皇帝代还帐，便索兴大家串通了骗她的钱。后来杏花春的私房钱越积越多，竟积到十万多银子；却悄悄叫太监拿出宫去，交给她主母布政使太太替她存放生息。那银子利上滚利，一天天多起来了。杏花春怕她主母起黑心谋吞她的银子，便打发太监去对她主母说，要她主母出一张凭据。她主母听了，十分生气，立刻要把银子退回宫去还她。杏花春

害怕起来，情愿拿一万两银子孝敬主母；主母不肯收。杏花春无法可想，便在皇帝跟前替侍郎的儿子说了，赏他一个小京官才罢。后来八国联军打进京城来，西太后趁忙乱的时候，叫太监暗地里去把杏花春勒死了，把她的钱统统拿了去。这都是后话。

如今再说那“陀罗春”进宫时候悲惨的情形。皇帝得了杏花春、牡丹春、海棠春三个美人以后，立意要再去找一个美人来凑成四春。有一天，皇帝乔装打扮作客商模样，出宣武门闲玩去。走过金锁桥下，远远看见对岸一个女孩子在河埠洗衣服，那面貌长得十分美的。急过桥去看时，那女孩儿已走进一座黑漆大门里面去了。皇帝在门外守了一会，不见她出来。当日回宫去便吩咐崔总管，明天多带几个侍卫，到她家打听去。那总管奉了圣旨，第二天赶到金锁桥，先在她四邻探问，才知道这家姓李，家中只母女二人，母亲是个寡妇，女儿今年十七岁了。崔总管听说都是女流之辈，量来总是容易到手的。便去金店里兑了一千两银子，分开装在四只红盘里，叫四个侍卫捧着。崔总管前面领着，打门进去，把银子搁在厅屋里，把来意说明了。那寡妇听了，一口拒绝，说道：“俺女儿说了婆家了；便是没有婆家，也不愿葬送她到深宫里去。谁稀罕你的银子来！快拿出去！虽说是皇帝家里，也要讲个理，怎么可以强逼良家女子做这下贱事体？快回去！你若不出去，俺便到提督衙门告状去。”崔总管听了不觉大怒，说道：“量你一个妇人，怎能跳出俺家万岁爷的手掌！俺如今且去，在这十小时内，管叫你家破人亡。”那寡妇听了，正要说话，还是女儿走来，把母亲拉进屋子去。直待崔总管去远了，她女儿对母亲说道：“孩子听说当今皇上是个色中饿鬼。那班强徒虽暂回宫去，便要再来。孩子若不避开，便要遭他们的毒手。孩子不如暂时避到姨母家中去。

”她母亲听了女儿的话，便把女儿送去姨母家中藏着。

到了傍晚时候，那崔总管果然带了十数个侍卫气势汹汹地打进门来。原打算抢劫她女儿的，后来在四处一搜，搜不出她女儿，便揪住了这寡妇，在大街上走去。消息传到她女儿耳朵里，便要挺身出去救她母亲。后来被她姨母拦住，说道：“你这一出去，便是自投罗网了。他们便拿你母亲恐吓着罢了。照我的意思，不如趁此机会找你女婿去。你两口子立刻成了亲，拉着你女婿一块儿求统领老爷。那老爷见你是有夫之妇，便也无法可想。便是当今皇上，也不好意思硬拆散你们夫妻的。”女孩儿到了此时也顾不得了，只得托姨母找媒人到婆婆家说去。谁知她那女婿已在两年前到南边去，还不曾回来，生列未卜呢！女孩儿听了这番话，认为自己命苦，悲切切地哭了一场。到半夜时分，解下腰带，向床上上吊寻死，被她姨母知道，从床上救活过来。

姨母怕闹出人命来，将来宫里向她要人脱不了干系，便劝女孩儿自己投到尼庵里去。李小姐也依从了她姨母的话。她母亲原认识一个尼姑名叫月真，是这里西山上白衣庵中主持。那月真向她问起，才知道她母亲被宫里捉去，皇帝要把李小姐娶进宫去。听了又可怜又可怕。李小姐要立刻剃下头发来，后来还是月真劝住，说道：“你既到了庵里，那官家也决不敢到来搜查，况且你那女婿生死未卜，你若剃了头发，倘然你女婿回来了，叫你如何对答？你既是借我们这佛地来避避难的，尽可以带发修行。待你母亲放出来了，你家女婿回来以后，再和他们商量去。他们许你落发，你便落发。”小姐听了她一番劝说，便也依了她，暂时带发修行。跟着那老尼晨钟暮鼓、清磬红鱼，度她寂寞的生涯。

宫里天天搜寻李小姐，兀自不肯罢手。他们打听李小姐

躲在她姨母家里，也曾到那姨母家里去搜寻过。寻不到李小姐的踪迹，便连她姨母也捉去监里关着，天天拷问。可怜那李家寡妇年纪也大了，在牢监里挨冻受饿，肚子里又气，身上又受着刑罚，莫说是一个老年妇人，便是强壮少年，也要给他们磨死了。果然不到几天，那李寡妇便死在监里。宫里明欺李家没有人，便给她一口薄板棺材装着尸身，抬去义冢地埋下。那姨母却因他姨丈上下花钱，便放了出来。李小姐住在庵里却一点也不知道。直待她姨母从牢监里放出来，悄悄到庵里去告诉这一番伤心事，直把这位李小姐哭得死去活来。她口口声声说母亲的性命是被她害死的，如今愿跟母亲一块儿死去。她终日寻死觅活，那月真和庵中的众位师太昼夜提防。李小姐看看死不得，便另打了一条主意，求着月真说，自己的命已苦到极地，求师父准她落发苦修。月真看她心态虔诚，便也答应她，拣了一个好日子，给她剃度。到了那日，佛座前香花供养着，李小姐跪在当地，有两上年长的女尼上来，把她头发打开，分两股梳着，披在两旁。月真上来，念过一卷经，那女尼拿起快剪，飕飕地剪下去。那李小姐的眼泪到了此时也不觉扑簌簌地落下来。头发剪去，留一圈项发披上袈裟；月真给她一串牟尼珠。可怜玉貌花颜女，长伴青灯古佛旁。合个庵里的女尼们看了，谁不可怜她。

有一天，忽然白衣庵里来了十数个太监，喝女尼们齐来接驾。那月真带领众徒弟匍匐在地。过了一会，高轩驷马，果然皇帝到了。众女尼齐呼：“佛爷万岁！万万岁！”那皇帝直入内殿里，拜过佛，便高坐炕上，把庵中女尼一一传呼过来见过。太监传话下去，问：“庵中女尼是否到齐？如有未到的，快快唤出来见驾。若有半个不字，管叫你白衣庵立刻捣成齏粉。”月真没奈何，只得上前来跪奏说：“还有一个新来的徒弟，年

轻怕羞，不谙礼节，怕犯了圣驾。”皇上传旨下去，叫把那徒弟传呼出来，恕她无罪。李小姐这时躲在殿后，原听得亲切，心想吾命休矣，不如趁此自尽了罢！一眼看见桌上搁着一柄剪刀，她拿起剪刀，向喉咙里刺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有三四个太监抢进屋子来，把她剪刀夺去，不由分说，一个人拉着一条臂膀，后面两个人推着，横拖竖拽地推上殿来。这时李家小姐虽已剪去头发，但一圈刘海发儿，后面衬着粉颈，前面齐着蛾眉，丰容盛鬋，不减从前在金锁桥下遇见时的风姿。皇帝看了，禁不住笑逐颜开，说道：“美人美人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如今好好的跟朕进宫去罢。”那李小姐跪在下面，只有哭泣的份儿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皇帝看她哭得可怜，又被她美色感动了，便亲自走下座来，拿袍袖替她拭干脸上眼泪，用好言劝慰她，说道：“朕和你也是前世有缘。自从那天在金锁桥下见面以后，害得朕眠思梦想，废寝忘餐。如今来唤你，也并不是要硬逼你失身于朕。朕求美人可怜朕一片痴心，早早跟朕进宫去住着，使朕得每日望见美人的颜色，也心满意足了。倘然美人要立志修行，朕也不敢相强；只是这种齷齪狭小的地方，也不是美人可以住得的。朕圆明园中佛殿很多，美人进园去，爱住在什么地方修行，便在什么地方。朕便打发几个宫女伺候美人，绝不相强。”皇帝这一番话说得温存体贴，左右侍从的太监们从不曾听得皇帝说过这种温柔话，听了十分诧异。接着皇帝问：“外面可曾预备美人坐的车儿？”大家齐声答应：“早已备齐。”皇帝吩咐把这美人好好的扶出去。李小姐见太监上来扶她，急逃到月真跟前，向月真怀里躲去。那月真到了此时，看看也庇护她不得了，便亲切地劝慰她一番，又附耳低低地对李小姐说道：“小姐到了这时候，也倔强不得了。皇上一动怒，性命便不保。如今皇上既答应你宫

里去修行，我看这位皇帝也还懂得可怜女孩儿。只叫小姐立定主意，不肯矢志，皇上也无可如何了。”李小姐听了月真的话，心中便打定了一个死字的念头，一任他们把她接进宫去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金莲点点帝子销魂 珠喉历历阿父同调

却说李家小姐自从进了圆明园以后，咸丰帝吩咐把她安顿在西山佛寺里，又挑选了八个年轻宫女住在寺里侍奉她。那李小姐到了佛寺里，真的谢却铅华，长斋礼佛。咸丰帝虽有杏花春、牡丹春一班绝色女子陪侍着，但一班浓脂俗粉皇帝也看厌了。宫中六千粉黛，总赶不上李小姐这种清丽美妙的神韵。皇帝想起她来，便亲自到佛寺里去看望。那李小姐把皇帝迎进寺去，便自顾自跪倒在佛座前诵读经卷，一任那班宫女伺候着皇上。待到皇上传唤她，她走到跟前，匍匐在地下，再也不肯抬起头来。皇帝忍不住了，自己伸手去搀她，她便哭得十分凄凉，口口声声说：“万岁许贱妾进宫来修行，皇上圣旨想来总可以算得数了。”皇帝被她一句话塞住了嘴，一时里却也反悔不得，只得听她去。但是，眼看着这样一个绝色美人不得到手，心中说不出的烦闷。

后来皇帝赏了她一个“陀罗春”的名字，常常到寺里来和她谈谈。陀罗春见皇上没有逼迫她的意思，便也不和从前一般的冷淡了。只是有时说起她母亲被官府里用刑拷打，死得苦，要求皇上办那官府的罪。咸丰便依她，下谕给吏部，着把那官府革了职，充军到宁古塔去。陀罗春见报了仇，才把悲伤减轻了些。便是皇帝几次来召幸她，她总是抵死不去；逼得她紧些，

她便寻死觅活，拿刀动剪。咸丰帝也没奈何她，只得暂时把这条心搁起。

这时，只因皇帝欢迎小脚汉女，那班大臣要讨皇帝的好，到苏、杭、扬州一带去搜罗了许多小脚姑娘来。有的尖如束笋，有的小如红菱，各把裙幅儿高高吊起，露出一双纤瘦玲珑的小脚来。一霎时，圆明园里花前廊下，都留着纤纤足印。讲到那弓鞋样儿，越发的斗奇竟巧：有的用红绿缎子绣鲜艳的花朵儿的；有的鞋口儿上挂着小金铃儿的；有的把脚底儿挖空了，里面灌着香屑，走起路来步步生香的。咸丰帝看在眼里，真是销魂动魄。只苦的宫里规矩，小脚女子一进宫门便要杀头。

后来还是崔总管想出一个法子来，推说是宫里太监不够差遣时，雇用民间妇女在宫中打更。这个消息一传出去，便有许多小户人家的妇女进宫来受雇。宫里定出两个条件来：第一要年轻；第二要脚小。又拣那皮肤白净面貌标致的，送去在皇帝寝宫前后打更。那班女人到夜静更深的时候，都被皇上传唤进去，一一临幸，每夜临幸三人；临幸过的都有珍宝赏赐。那格外标致的，便留在宫里，封做官嫔。不上半年，那封官嫔的汉女，差不多把个圆明园住满了。皇帝住在园里，有许多美人陪伴着，再也不想回宫去了。

照宫里的规矩：皇帝每年三四月到圆明园避暑，到八月时候到木兰去打围猎回来，便回皇宫。咸丰这时候每年一过了新年便要搬到园里去住，直到十月里还不回宫。非得孝贞后再三上疏请圣驾回宫，他才不得已回宫去过年。在这三五十日里，他想着园里一班美人，险些要害起相思病来。只因皇帝喜欢汉女，那班小脚女子便顿时威风起来，里面最得宠的要算杏花春和牡丹春。这两人在园里作威作福，那班满洲妃嫔个个都去奉承她，可怜她们都是皇上挑选秀女的时候选进宫来的，实指望

一朝得宠，门户生光。谁知这时皇上迷恋江南美人，把她们一班满洲少女一起丢在脑后，门庭冷落，帘幕消沉。大家没有法儿想，只得来拍四春的马屁。

内中有一个新进宫来的秀女，名叫兰儿的，却是满洲妇女中出类拔萃的人才。讲她的年纪，正是豆蔻年华；讲她的风姿，真是洛神风韵。轻颦浅笑，袅娜动人。一进园来，指派在桐荫深处，从此长门寂寞，冷落红颜，早晚只听得笙歌欢笑从隔院传来。问时，原来天子正和一班汉女在那里歌舞作乐。兰儿听了，只得叹一口气，从此深闭院门，潜心书画。不多几天，居然写得一手好草书，又画得好兰竹。你们不要看她小小兰儿，她是一个极聪明的女了，也是一个极有作为的女子。她一生的事迹很多，掀波作浪，清朝三四百年天下，也断送在这宫女手里。下文要叙述她的事体很多，做书的一支笔忙不过来，如今趁她在不得意的时候，先把兰儿的出身叙一叙。

兰儿原是满洲正黄旗人，姓那拉氏。查起她的祖上来，是叶赫部的子孙；太宗的孝庄皇后也姓那拉，讲到她的门第，却也不坏。兰儿是她的小名，她父亲名唤惠征。那拉氏到了惠征手里，已是十分贫苦，亏得他祖上传下一个世袭承恩公的爵位，每年拿些口粮，拿来养家小。惠征从笔帖式出身，六年工夫才爬到一个司员。他太太佟佳氏却是大官府人家的小姐，惠征靠他丈人的脚力，从司员放了安徽芜湖海关道。在前清时候，那道班里要算关道最阔了。惠征得了这个美缺，一跤跌在青云里，心中说不出地快活，便带了家眷走马上任，到了芜湖。惠征的家眷却不只妻子佟佳氏、女儿兰儿两人，还有儿子桂祥和女儿蓉儿，一家五口。在女儿中，要算兰儿年纪最大，这时也有十二岁了。据佟佳氏说，兰儿出世的时候，曾得到一个奇怪的梦，她见一个明晃晃的月亮掉下来落在佟佳氏肚子上。一吓醒

来，觉得肚子痛，到天明时候，便生下这个兰儿来。他们满洲人看女孩儿原比男孩儿重。因为女孩儿长大，有做皇后的希望，所以满洲人家十分尊敬女孩儿，平常在家里起坐，总让女儿坐上首的。何况如今佟佳氏得了这个梦，越发把兰儿当宝贝一般看待了。偏生这兰儿的面貌比妹子蓉儿格外出落得娇艳，身材又苗条，性格又温顺，人又聪明，又会打扮。同伴十多个女孩儿，只有兰儿家境最苦；别人穿绸着缎，戴金插翠，独有兰儿没有这个。但是她一般穿一件蓝竹布大衫，戴一朵草花，总是十分清洁，也是十分俏丽，任你如何富家的女儿，没有一个人比得过她的。只是有两样坏处，便是到老也改不过来。你道两样什么坏处？第一样是举止太轻佻。她掩唇一笑，掠鬓一睐，真是迷煞千万人。第二样是爱唱小曲儿。她幼小的时候，惠征也指教她读书识字，她在书本儿上的聪明却也还有限，独有这唱小曲儿，却是前世带来的聪明。无论是京调、昆曲、南北小调，给她听过一遍，她便能一字不遗，照样地唱出来。她天生的一串珠喉，又能自出心裁，减字移腔，唱出来抑扬宛转，格外动人。她起初还不过是清唱罢了，后来她索性拉着亲戚中的旗下姊妹来，弄起笙箫，拉起弦索来；合上她的娇脆歌喉，煞是动听。

母亲佟佳氏看看一个女孩儿如此放浪，终不是事体，也曾禁阻她几回，谁知那惠征却很爱听女儿的歌唱。旗下人的习气，原是爱哼几句皮黄的。他见女儿爱唱，索性把自己一肚子的京调词儿统统教给她。父女两人，早也哼，晚也哼，家里无柴无米，他也不管。他父女常常配戏，有时唱《三娘教子》，兰儿扮三娘，惠征扮老薛保；有时唱《汾河湾》；有时唱《二进宫》，把客堂当戏台，拉着佟佳氏做看客。佟佳氏看看劝说也无用，索兴气出肚皮外，也不去劝她了。这时惠征未做芜湖关道以前

的话。后来，惠征一到任，兰儿随在任上。那芜湖地方原是一个热闹所在，西门外正在大江口岸，沿江茶坊酒肆开得密密层层，茶园戏馆里人头济济。兰儿到底是女孩儿心性，她父亲又有钱，便带了一个丫头、一个小厮，天天到戏馆里听戏去。那戏院子掌柜的知道是关道的小姐，便出奇地奉承。那兰儿听戏，又有一种古怪脾气，不喜欢坐在厢楼里规规矩矩地听，却爱坐在戏台上出场的门口看着听着。天天听戏，那班子里的几个戏子她都熟识；院子里的人都称她兰小姐。那兰小姐天天在戏院子里听戏还觉不够，每到她父亲母亲或是弟弟妹妹的小生日，便要把那戏班子传进衙门来唱着听着。这兰儿在芜湖地方，除听戏以外，又爱上馆子。她父亲衙门里原有亲兵的，惠征便拨两名亲兵，天天保护着小姐在外面吃喝游玩。合个芜湖地方上的人，谁不知道这是关道的女儿兰小姐。

讲到那位关道，只因在北京城里当差，清苦了多年；如今得了这个优缺，便拼命地搜刮，贪赃纳贿，无所不为，一年里面被人告发了多次。皆由他丈人在京城里替他打招呼，把那状纸按捺下来。到了第二年，他丈人死了，也是惠征的晦气星照到了，他在关上扣住了一只江御史的坐船，说他夹带私货，生生地敲了他三千两银子的竹杠。

这位江御史在京里是很有手面的，许多王爷跟他好。他到了京里，便狠狠地参了惠征一本。这时惠征的丈人死了，京里也没有人替他张罗。一道上谕下来，把惠征撤任调省。惠征得了这处分，只得偃旗息鼓，垂头丧气地带了家眷回到安徽省城安庆地方去住着。照那江御史的意思，还要参他一本，把他押在按察使衙门里清理关道任上的公款。后来亏得那安徽巡抚也是同旗的，还彼此关点亲戚，惠征又拿出整万银子去里外打点，总算把这个风潮平了下来。但是他做过官的人，如今闲住在安